



史記九冊宋刻明印本第七

卷八十八 傳第二十八

五葉全

卷八十九 傳第二十九

十二葉全

卷九十 傳第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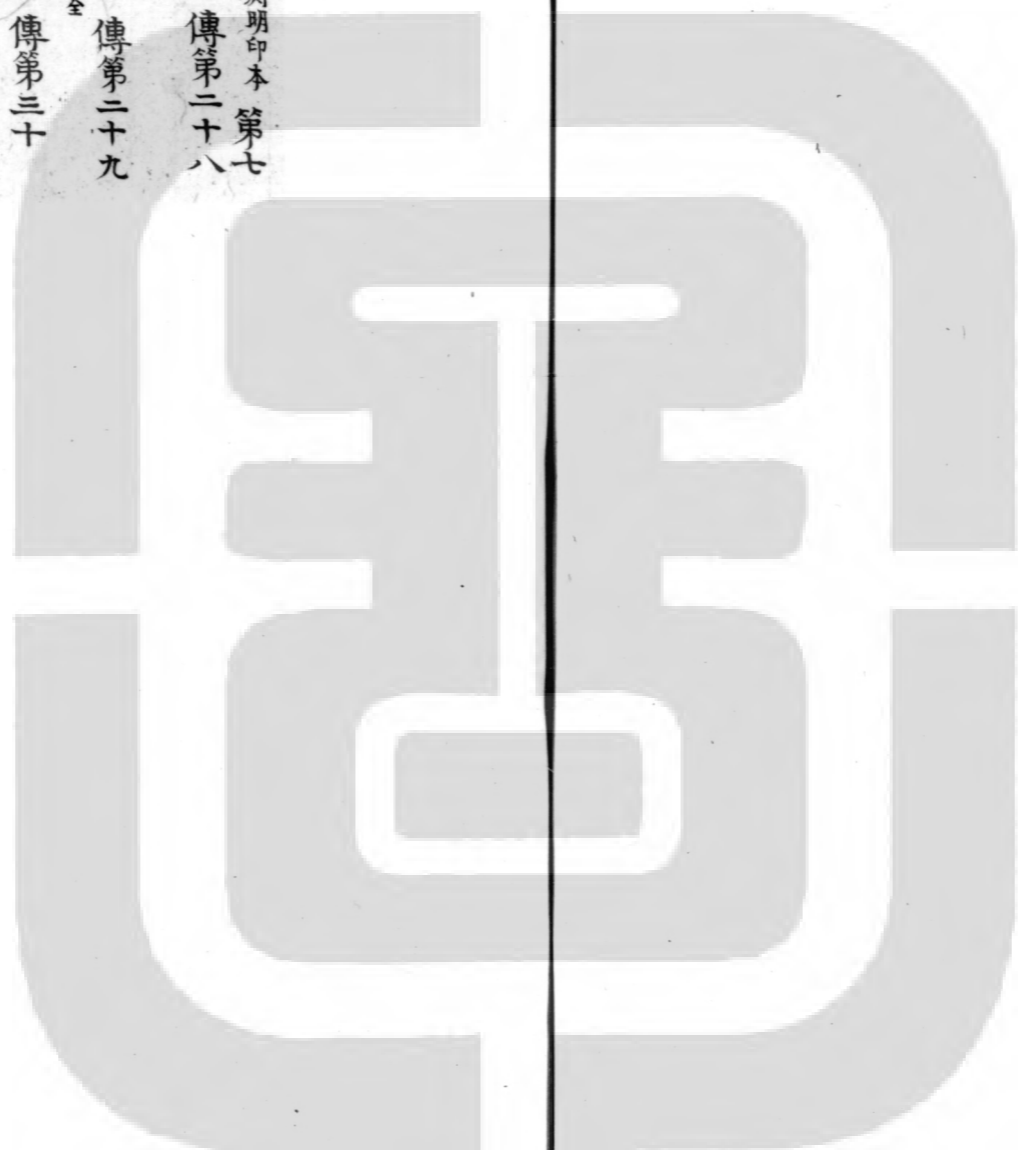
五葉全

卷九十一 傳第三十一

八葉全

卷九十二 傳第三十二

十七葉全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蒙恬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成臯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

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  
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徐廣曰屬隴西至遼東延袤

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

逶迤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

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

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

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

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為

官者其母被刑保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

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

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

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徐廣曰敦一作敏赦之復其官爵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

自九原抵甘泉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

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琅邪道病

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

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

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

不為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

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

扶蘇夢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殺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殺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

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以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王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經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一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君臣無比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君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王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

以臣不能得先王之意則臣少官順幸沒世可謂  
知意矣以臣不知大子之能則大子獨從周旋天  
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王之舉用大  
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  
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王之名願大夫為慮  
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  
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  
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  
白起楚平王殺五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  
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

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  
事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  
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  
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  
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  
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  
者不敢辱先王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昔周成王初  
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  
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  
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

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  
父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  
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  
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  
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  
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徐廣曰一作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  
而復振則卒昌築殺閔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  
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  
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  
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若曰臣受

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  
然大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  
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  
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  
築長城亭鄣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  
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瘡傷者未瘳而恬  
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修  
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  
何乃罪地脈哉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

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

夫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去抵父客如淳曰父時故賓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

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

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

故致千里客乃官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時

昌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

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秦之滅大



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  
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  
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  
姓俱之陳為里監門張曰安曰監門里正衛也以自食兩人相對  
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徐廣曰使作攝  
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  
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  
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  
涉起蕪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  
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素嘗見見即大喜陳

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  
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  
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  
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  
家國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  
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  
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  
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  
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  
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

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  
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  
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  
其豪傑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  
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  
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  
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傑曰鄧展曰至河  
北縣說之秦為亂  
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後南  
有五嶺之戍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  
以為名在交趾界中也內外騷動百姓罷敝  
頭會箕歛漢書音義曰家家人  
頭歛出谷以箕歛之以供軍實財匱力盡民不

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  
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  
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  
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  
將卒百萬西擊於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  
非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  
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  
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  
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  
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今  
通

說范陽令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

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

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

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徐廣事音

音公之腹中者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插地皆為傳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

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

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

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

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

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

然后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

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

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

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

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

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

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

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

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耶喜矣燕趙城可毋戰

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

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

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

入關至戲却

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

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

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

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蕘至陳而王非必立六

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

晉灼曰介皆夏項曰方言云介持也

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

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

失時時間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

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

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

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

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

然之從其計徒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

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

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

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

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比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

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

良略常山張騫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

燕王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

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

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虧

養卒謝其舍中曰如淳曰斯賊者也公羊傳曰斯殺三區養書平昭曰析薪為薪效其為養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

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

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歸燕將見之問

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君知

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

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

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耳曰

其不用共半也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耶

夫臣與王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執初定未敢參

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

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

囚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

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

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

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

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

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曰良嘗事我

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廿六兵龍衣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

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

得趙歇

徐廣曰正月也音烏鎡反  
駟案張晏曰趙之苗裔

立為趙王居信都

徐廣曰後項  
羽父曰襄國

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屬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

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  
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  
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  
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  
張廩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  
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  
張廩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  
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  
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之食  
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章邯引兵

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  
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  
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  
不肯救趙及問張廩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廩陳  
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  
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  
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  
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  
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子君印  
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虜

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  
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  
由此陳餘張耳遂有卻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  
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  
耳雅游雅素也華昭曰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  
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  
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  
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  
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張耳之國陳餘  
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

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  
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  
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  
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  
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  
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為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  
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張晏曰羽既彊盛又為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甘公曰  
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徐廣曰二漢年十月也  
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

大穎曰善說

區者甘氏也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

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

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



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  
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  
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  
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  
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  
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  
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  
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徐廣曰三斬陳餘泚水  
上徐廣曰在常山音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  
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漢五年張耳薨謚為景王季敖嗣

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教后漢七  
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徐廣曰韞蔽者臂捍也自上  
食禮甚卑有子以增禮高祖箕踞言甚慢易之趙相  
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故  
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辱王也孟康曰嘉  
州人謂懦弱為辱韋昭曰仁謹貌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  
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  
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  
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  
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

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屢我王故欲殺之何乃誇王為乎今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野人拍人要之置韋昭曰為供置也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輶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

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

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劓徐廣曰丁劣反

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

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

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

私問之瓚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泚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

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泚公持

節問之徐廣曰節音韋韋昭曰與如今與林人與以行仰視曰泚公邪

泚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

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

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願為王實不反獨吾等  
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泚公入  
真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  
泚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  
王審出乎泚公曰然泚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  
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  
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  
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  
仰絕脛遂死韋昭曰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  
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

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

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

敖高后六年薨關中記曰張敖家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

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

敖他姬子二人為樂昌侯徐廣曰漢記張酺傳曰張敖之子

侈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

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

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張敖謚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

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

餘始居約時漢書音義曰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在貧賤時也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始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秦滅魏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王徐廣曰元年十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繫魏王於臨濟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章邯遂繫

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  
殺魏豹亡走楚徐廣曰二年六月楚懷王子魏豹數千人復  
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  
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  
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為西  
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  
徙繫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  
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  
繫謂酈生日緩頰生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  
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

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  
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  
虜豹於河東徐廣曰二年九月也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高祖本紀  
三郡河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

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  
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  
可以來亦効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  
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  
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

出會後期者斬旦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  
於是越謝曰巨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  
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  
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  
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  
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彭越助  
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  
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  
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  
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

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  
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  
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  
魏王豹亦魏王各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爲魏  
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  
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  
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  
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  
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皐自  
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越將其兵北走穀

城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彭越復下昌邑旁  
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  
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  
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  
兵不從爲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  
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  
豹故拜彭越爲魏相國今豹死母後且越亦欲王  
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  
穀城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傅音海與齊王信  
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

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  
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  
悉引兵會垓下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  
爲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  
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  
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  
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  
而往仁則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  
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  
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捕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

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

張晏曰反形已具

勸越反而越不誅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

衣

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瓊曰今漢嘉是也

西至鄭逢吕后從長安來欲之

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吕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

故昌邑吕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吕后白上曰彭

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

俱來於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

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

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

徐廣曰一作啜韓傳亦有喋血語也

懷畔逆之

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社已上且

著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

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

故幽囚而不辭云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

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

當刑而王，幾是乎？

徐廣曰：幾一作豈。駟謂幾近也。

人有聞者，共俳笑

之。布亡輪輸，鹿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

徒長豪傑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群盜。陳

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眾叛秦，聚兵數千人。

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

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

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迺以

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  
梁涉淮而西繫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  
聞陳王定死廼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  
為當陽君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  
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  
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曾為末將項籍為次將  
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  
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屬  
項籍項籍使布先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廼悉引  
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

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  
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  
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  
破関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項王封諸  
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  
下谷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廼陰令  
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  
之郴縣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  
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  
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依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

使者謂讓漢書音義曰謂責也

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

憂齊趙西東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

材欲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

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

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

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

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

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

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帝昭曰主舍也

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

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強以漢為弱此

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夫王所

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

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

隨何曰漢王使臣劾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

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

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

為強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李奇曰板牆板也築許也

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自將之為楚

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

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

王宜騷音掃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

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

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

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

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

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強

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

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

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迺得羽地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

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

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

足恃也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

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

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

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

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

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

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

也故漢王苟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

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

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

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

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可遂怒楚使

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

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

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

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

俱歸漢淮南王至餘廣曰三年十一月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

布甚大怒悔恐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

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

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

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

兵至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漢

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

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

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

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天陛

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

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

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

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

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  
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廼以  
隨河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  
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  
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  
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  
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  
警急張晏曰欲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  
賁赫對門徐廣曰賁音肥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廼  
厚饋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舉赫長者

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  
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  
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  
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  
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一作驗淮南王淮南王布  
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  
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廼赦賁赫  
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柰何皆曰發  
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  
令尹問之令尹曰是故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

之疏爵而貴之

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

南面而立萬乘之

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

張晏

往年同耳使文相避也

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

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

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適召見問薛公薛公對

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

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

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

西取楚拜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

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拜韓取魏據敖

倉之粟塞成臯之口睽以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

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

枕而卧漢無事矣

桓譚新論曰出有圖其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遠其疏張且以會圍因而

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用絕避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項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習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

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臯據敖倉此趨遠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

越此守邊隅趨作罪者也

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

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

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

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迺立皇

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

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獨患淮  
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  
籌之東擊荊荆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  
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閒如淳曰地名也為三軍欲以相救  
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  
侯戰其地為散地漢書音義曰謂散滅之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  
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  
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甄布兵精其上迺辟庸  
城鄧婁曰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  
見遥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

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日餘人走

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

徐廣曰表云成王吳芮之子也綱鑑

灼曰芮之孫固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

使人給布偽與亡誘走越故信而

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布立  
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侯諸將率多以

功封者

漢書曰將率封者六人

三二二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臯  
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技興之暴也項氏之所  
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  
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如



娼音冒娼生患竟以滅國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

得推擇為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

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

食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

於亭中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音絕去信

釣於城下諸母漂韋昭曰以水擊絮為漂故曰漂母有一母見信飢飯

信音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

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

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

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  
能死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勝勝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於是信孰視之

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  
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徐廣曰戲一作麾無所知名項羽梁敗

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  
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徐廣曰坐典客也

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  
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

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  
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

之全南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曰數

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

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

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

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

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

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

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文穎曰事猶業也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

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

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

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  
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  
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  
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  
擇良日齊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  
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  
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  
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  
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  
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

雖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  
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晉灼曰廢不收也然不能  
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  
言語嘔嘔音凶于反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  
當封爵者印刑弊忍不能予漢書音義曰不忍授此所謂婦人  
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  
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  
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  
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  
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

其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  
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  
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  
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  
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鄢得脫  
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  
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除秦  
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  
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  
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

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  
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  
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彭王皆降  
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  
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  
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  
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  
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  
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  
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

漢書音義曰益張  
旂旗以疑敵者

陳船欲渡

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徐廣曰罌一作缶服

罌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龍襄安邑魏王豹驕引兵迎信信

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

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徐廣曰音關與余闕案李

奇曰夏說代相也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

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

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

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

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今乃輔以張

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

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蘇後稷漢書音義曰蘇取草也蘇

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

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

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

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

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

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

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

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

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

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

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

夜半傳發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

間道葦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葦音蔽依山自覆蔽誡曰趙見我走必

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

將傅歿徐廣曰音食曰今日破趙會食服虔曰立駐傳食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食言破趙後

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

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

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

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

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

走水上軍水上軍闕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

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

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

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

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

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

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

君泚水上徐廣曰泚音遲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

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此勝，何術也？信曰：此皆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問信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

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李奇曰：鄙音是。身死

泚土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關與一舉而  
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談成安君名聞海  
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榆衣甘食傾耳  
以待命者如淳曰恐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  
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  
城之下欲戰恐力不能拔情見勢蹙日糧竭  
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也燕齊相持而不  
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  
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繫長而  
以長繫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

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  
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魏都賦曰有驛此首燕路而  
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  
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  
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  
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  
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  
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  
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  
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



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皐楚又復  
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  
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  
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  
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  
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  
發者擊齊文頴曰謂趙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  
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  
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開使下齊寧有詔  
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常昭曰

車中降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  
起者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豎孺之  
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  
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徐廣曰濟南歷城縣遂  
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亨之而走高密  
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  
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  
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  
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  
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

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  
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  
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  
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  
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  
壅水上流引軍半渡繫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  
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  
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  
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  
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

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  
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  
信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責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  
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  
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  
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  
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  
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徐廣曰四年二月徵其兵繫楚楚已  
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張華曰武涉墓在盱眙城東十五里往說  
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勸力擊秦秦已

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  
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  
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  
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  
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  
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  
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  
項王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  
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  
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

及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  
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是乎韓信謝曰臣事  
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官  
衛執戟之人也言不聽  
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  
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  
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  
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  
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  
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  
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

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  
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  
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張曼曰背則大貴韓信曰何謂也  
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  
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還燦至風起當此之時憂  
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  
塗地父子蒸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  
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  
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  
王將數十萬之衆雖鞏維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

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張曼曰折北敗也此奔北敗滎陽傷成集

張曼曰於成集傷胸也序贊曰謂軍折傷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

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

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聖賢

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

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

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

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

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出

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

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強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

頸之交後爭張黡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皆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黡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身夫以交友言之則不知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

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  
 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  
 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  
 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  
 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  
 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戰震主之威挾不  
 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  
 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  
 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  
 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

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

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

隨廡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倍石之祿者晉灼曰揚雄方

言海岱之間名聖為倍石斗口也蘇林曰齊人名小鹽為倍石如今天受滌魚石鹽不過一二不耳一說一倍與一斛之餘関如相之

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

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

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

躅躅徐廣曰躅一作躅也不如駕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

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

聾之捐糜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

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子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

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徐廣曰一本蒯通曰夫迫方細奇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

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該不聽因去詳也漢王之困固陵用張

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

奪齊王軍徐廣曰以齊為平原千乘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

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各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家

在泗水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

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告

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

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

伊廬徐廣曰東海瑯縣有伊廬鄉與案常昭曰今中戶縣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

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

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

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

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

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

說信曰新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

漢所以不繫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

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子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

者卒自到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  
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張晏曰狡猶猾高鳥  
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國當享上  
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  
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  
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  
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  
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  
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  
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

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  
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

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

徐廣曰表云為趙相國將兵守代也

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  
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  
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  
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  
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  
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  
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得陰使人至豨



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吕后吕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吕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

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身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寬對曰秦之網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跬之狗吠堯堯非不位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索隱述贊曰。君臣一體。自古所難。相國深薦策拜登壇。沉沙汰水。拔幟傳殄。與漢漢重歸。楚楚安安。三分不議。偽遊可歎。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卷

